

2022/01/17, 藝文

## 【無腔曲專欄】那些消失的事

觀點  
0

AAA



郭梓祺



著有《積風集》、《積風二集》、  
《積風三集》和《無腔曲》。

訂閱作者

收藏本文



每月一杯咖啡的金額，支持優質觀點  
的誕生，享有更好的閱讀體驗。

立即支持

##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

在香港，「消失的事」實在太易聯想到好事消失，令人惋惜。

七月某晚，在書店剛落堂，偶然見她上來，她那天因政治原因要辭去喜歡的工作，買了晚餐和雪條來找一位朋友閒聊散心。雪條買二送一，共有三枝，我也有份。一邊食，我似乎應說些開解的話，她倒指指枱上一繪本，問我看過沒有，書名剛好是《那些消失的事》（Things That Go Away），意大利藝術家阿雷馬娜（Beatrice Alemagna）作品，台灣譯本，封面是個向著手上蒲公英吹氣的女孩，種子在空中散開。

事情為何消失？正因你打開書，一頁一頁地翻，頭幾頁是這樣的：左邊只幾行寫著「生活中，許多事物會消失，會轉化」。右邊是圖畫，一隻鳥降落在誰人伸出來的手指上，下面寫著「來了又走」。但一揭，原來右邊圖畫上還伏著一張半透明牛油紙，那隻鳥即印在其上，一翻頁，鳥便以相反方向由右邊飛到左邊文字旁，在空白處拍翼，背向手指愈飛愈遠。右邊手指上，現在只餘空白，下方「來了又走」四字至此就有著落。圖畫溫暖，設計聰明，看似簡單卻饒富深意。

在香港，「消失的事」實在太易聯想到好事消失，令人惋惜。再揭，才發現書中那些消失的多屬壞事，印在右邊牛油紙上是兩行眼淚、是傷口、是大雨、是惡夢中的魔鬼、是爬在長髮上的點點頭蝨、是滿腦壞念頭，一翻，都變魔術般全部消失，露出壞事下的新世界，而且真靠你一手做成，翻出新一頁，充滿喻意。

這樣組織圖畫，生出時間，聯成故事，很像小時無聊畫在書角的幾十個火柴人仔，大力一揭就向前快跑，真變成moving pictures。想起《那些消失的事》這繪本，則因剛看過年青藝術家忻慧妍的錄像近作，片長十六分鐘，名為《日''''''''；''''''''記》（Tugging Diary）。



Tugging Diary - TRAILER from Yan Wai Yin Winnie on Vimeo.

之前看過她的《局明失明》，觸發點是親友的離去。《日''''''''；''''''''記》則開宗明義說，住在北角多年，2019夏天至2021年間，記錄了英皇道行人天橋的變化。錄像初段以照片為主，天橋上的標語與文宣，許多不是殘存便是給整個塗抹，只剩一鱗半爪，背景則配上無間斷的紙張撕裂聲，重溯那場你貼我撕、再貼再撕的角力，旁白亦插入她在橋上的經歷。其中一張文宣寫著：民心撕不走。也有一格畫面，是後製時在照片上用粗線塗抹，遮住現已不能公開的八個字。

不期然想起書法裡，會用「漫漶」形容石碑文字因久歷風霜，變得矇矓難辨。常覺得以上那種撕毀或油漆塗抹，或許就是這時代的漫漶了，不用幾百年，時間壓縮，然後在城市消失，再消失在記憶中。

但忻慧妍的《日''''''''；''''''''記》卻不是尋常紀錄片那種有完整時間線、讓觀眾認識事件始末的紀錄，時間頗零散，或許更像記憶本身，跳躍也跳線。例如有段借網上影片提及2020年四月，這條住了不少露宿者的天橋大火，旁白說「橋下面係福建幫持刀斬示威者嘅地方」，下一句即是「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，第十五個星期日」，回到過去，「曬日之後，每個朋友都叫我唔好著黑衫，唔好隨便出街，喺呢個我生活咗二十六年嘅街道行。」日子來來去去，也易記錯哪天是抗爭第幾天，有點時空錯亂。

《日''''''''；''''''''記》到中段，影像從北角擴開到北角外的遊行示威，畫面的想像愈走愈遠、愈抽象，雜以旁白裡的個人記憶、疑問、自言自語，最後又回到橋上的照片，全是三位數字的塗鴉。有一張比較奇，寫著889，不是日子。影像即以後製，在照片上用更粗的箱頭筆重寫：第一個8沒問題，第二個8的右半邊隱藏著3，9的右直隱藏著1。這加工是還原？抑或想像？

獨白有時不用旁白交代，用字幕，音效繼續是發條聲或鳥叫蟬鳴。印象較深是這句：「保持清醒冷靜需要極度殘忍的自律」。有時則不動聲色化用詩句，像「沒有名字的鳥一隻隻死掉」，源自谷川俊太郎的〈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〉。此詩最後一段如此：



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 
天空在靜靜地湧淌淚水  
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 
人還在無知地繼續歌唱



想起《那些消失的事》這繪本，想起那隻因為翻新頁而從一邊飛到另一邊的鳥，來了又走，消失了，便轉化。

本文獲授權轉載，原文見[作者Facebook](#)。

責任編輯：Alex

核稿編輯：Alvin